

自古以来，成都就是运动之都。热爱生活的成都人从不缺少关注和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，这又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旺盛的源泉。李白、杜甫、陆游、花蕊夫人等的诗歌，生动描写了少年蹴鞠、市民角力、文人舞剑、皇帝打球、女子骑马射箭等场面。上至宫廷下至民间，成都地区的体育运动空前发展，尤其是与市民追求的时令节日游乐风俗相得益彰。这充分反映了成都人热爱生活、享受人生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心态。

古诗中的运动成都

□许永强

秋千蹴鞠尚豪华

蹴鞠，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城。到了西汉，蹴鞠由中原地区传播到巴蜀，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阶层都喜欢的一项体育活动。这其中，东汉文学家、广汉人李尤奉皇帝之命写作的《鞠城铭》，就是根据他在成都所见的蹴鞠活动完成的，成为研究古代足球赛制和礼仪的珍贵文献。

《鞠城铭》详细描述了蹴鞠运动的规则：“圆鞠方墙，仿象阴阳。法月冲对，二六相当。”李尤认为，鞠球和球场是按照天圆地方的阴阳观念来设计的，两边各6人，代表一年有12个月。除描述球场形制、人数、竞技方式，他还提出国家任用人才应该像鞠城（蹴鞠的场地）那样方方正正。

从比赛规则谈到治国用人应有法可依，不避亲疏，公私廉洁，不徇私枉法，李尤可谓历史上第一位“足球评论员”，开创性地将足球上升到了政治高度。

到了唐朝，蜀地的蹴鞠活动盛极一时，并发展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体育项目。李隆基避难入蜀，在蜀道上写的“公子途中妨蹴鞠，佳人马上废秋千”，就反映了蜀地少年在春日里踢球的快乐场景。

蹴鞠不但是民间的娱乐性体育活动，也在军中及官中流行。韦应物《寒食后北楼作》云：“遥闻击鼓声，蹴鞠军中乐。”李白《古风》云：“斗鸡金宫里，蹴鞠瑶台边。”

到了宋代，蹴鞠在成都更为盛行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春晚感事》诗中写道：“寒食梁州十万家，秋千蹴鞠尚豪华。”又在《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》诗中有“路入梁州似掌平，秋千蹴鞠趁清明”。蹴鞠经历了由对抗性朝娱乐性的转变，也吸引了更多包括女子在内的民众参与其中。

玉鞍初跨柳腰柔

马球，又名击鞠、打球。有人认为马球是由古代足球演变而来，大约兴起于南北朝，兴盛于唐朝，唐王室尤其喜欢这项运动，唐玄宗自谓第一高手。受此影响，王公贵族无不效仿。

前蜀开国皇帝王建也酷爱马球，他在成都称帝后重建马球场，以奢华闻名。《蜀梼杌》记载，建王的马球场正是如今成都市体育中心所处位置。王建嫌蜀宫内只有一个马球场不够用，又建了一个小球场，称西毬场。这个马球场特别考究，用适量牛油拌入精筛的泥土，再反复夯打碾压，球场平整如镜，马踏后不易扬尘。花蕊夫人《官词》云：“小毬场近曲池头，宣唤勋臣试打球。先向画楼排御幄，管弦声动立浮油。”

前蜀、后蜀官中都流行马球。蜀主还以锦缎代替马球场的土墙，华丽气派，并亲自教妃子们打马球。花蕊夫人《官词》云：“自教官娥学打球，玉鞍初跨柳腰柔。上棚知是官家认，遍遍长赢第一筹。”



唐章怀太子墓壁画打马球图(局部)。



宋太祖蹴鞠图 元 胡庭晖

一舞剑器动四方

击剑是古代最传统、最流行的器械演练项目之一。汉代击剑运动就在成都流行，不仅武士喜欢习剑，文人也爱剑成风。负有盛名的赋家司马相如就是代表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：“司马相如者，蜀郡成都人也，字长卿。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，故其亲名之曰犬子。”

到了唐代，剑术表演十分流行，李白、杜甫、贾岛等文学家都有诗文描写。《全唐诗》中关于剑的诗就有数十首。剑代表了气势雄壮的豪迈之情，诗人还用剑表达才华不得施展，渴望受到统治者重用的心情。

这其中，在蜀地生活了25年，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的李白对剑情有独钟，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剑的身影：“不然拂剑起，沙漠收奇勋”（《赠何七判官》）；“万里横戈探虎穴，三杯拔剑舞龙泉”（《送羽林陶将军》）；“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”（《塞下曲六首·其一》）……李白赋予了剑更为浪漫奔放的深重意蕴，流露出强烈的建功报国之志和自信豪迈的人格特点。

剑还有舞蹈相伴，最著名的当属杜甫在夔州看公孙大娘弟子表演剑术后，对公孙大娘及其弟子舞剑的卓越技艺高度称赞：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”（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）诗中采用比喻、夸张的手法形容其剑术的高超，惟妙惟肖、出神入化的舞剑场景，令人拍案称奇，感慨万千，足见巴蜀境内舞剑之风流行。

除了剑术外，作为上阵杀敌、保家卫国的刀枪，也成为当时在蜀地的诗人常常描写的对象。如王建在《相和歌辞·从军行》里写道：“枪城围鼓角，毡帐依山谷。马上悬壶浆，刀头分顿肉。”岑参在《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（在蜀）》中感叹：“不谢古名将，吾知徐太常。年才三十余，勇冠西南方。顷曾策匹马，独出持两枪。虜骑无数来，见君不敢当。汉将小卫霍，蜀将凌关张。”诗中的徐太常，正是万夫莫敌的双枪将。

浮游角力竞相辉

历史上，成都平原河流纵横，居民临水而居，很早就掌握了游泳本领。苏轼做过总结：“南方多没人，日与水居。七岁而能涉，十岁而能浮，十五岁而能没也。”“没”就是潜水，“浮”就是游泳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巴蜀地区已把游泳技术应用于军事斗争。成都出土的“战国嵌错赏功宴乐铜壶”，图中的战士或浮游，或潜游，或在水中厮杀，反映了战争的残酷，同时也说明巴蜀地区很早就借多水之利，训练出高超的游泳技术并应用于军事斗争。

现代体育许多竞技项目都是从军事训练中演变而来，除击剑、游泳外，摔跤也是如此。摔跤，在先秦称角力，秦汉更名为角抵，魏晋到唐宋叫作相扑。虽然名称不同，但都

是两人直接接触后，运用身体某一部分打破对方身体平衡，将对方摔倒。

北宋调露子的《角力记》是第一部分描写角力的书，书中特别描述了唐末成都摔跤比赛万人空巷的场面：“蜀都之风，少年轻薄者□□结伴为社，募桥市勇壮者，敛钱备酒食，约至上元，会于学社山前，平原作场……一对相决而去，或赢者，社出物赏之，采马拥之而去，观者如堵，巷无居人。”

当时，青少年以加入角力社为时尚，角力擂台赛从正月上元节一直持续到五月。在晚唐，角力社在繁华市肆设点招募勇壮者，达成协议后，喝酒吃肉，并支付订金，安排训练，组织比赛。由此，角力社具备了现代体育俱乐部的雏形，标志着我国体育商业化运作的开始。

蜀人游乐不知还

古代很多体育运动和节日庆典结合到一起，寒食节众人荡秋千、玩蹴鞠，阳春踏青、拔河，以及其他一些节日里登高、竞渡、打球、投壶、垂钓等。这些民俗活动很多从先秦时期开始，一直沿袭至今，并演化为体育竞技项目。

每年农历二月二日为蜀人的踏青节，诗人描写市民大众出游踏青的诗歌比比皆是。这一天，都人士女，络绎赏游，散在四郊。唐朝宰相武元衡曾在成都任职，并写有《春日与诸公泛舟》：“千里雪山开，沱江春水来。驻帆云缥缈，吹管鹤裴回。身外流年驶，尊前落景催。不应归棹远，明月在高台。”体现出赏春活动在成都的受欢迎程度。“遂移踏青会，登舟恣游娱……彩舸列城隈，画船满江隅。”北宋名臣田况的《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》也记录了成都平原踏青的盛况。

五月五端午节是竞渡的好时光，我们在诗歌中能看到激烈的竞渡场面。在成都合江亭下游的九眼桥，每年端午节，锦江水面赛龙舟，是九眼桥水码头最热闹的时候。晚清诗人杨燮有诗云：“龙舟锦水说端阳，艾叶菖蒲烧酒香。杂佩丛簪小儿女，都教鼻耳抹雄黄。”《江楼竹枝词》则云：“绿波如镜欲浮天，端午人游锦水边。画桨红桡齐拍水，万头争看划龙船。”

现代户外登山运动也许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登高。古代文人有“登高而赋”的情节，多用诗歌抒发情感，如薛涛在《九日遇雨二首》中提及“谁怜不得登山去，可惜寒芳色似金”；杜甫《登高》

中的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等。

“九月九日望乡台，他席他乡送客杯。人情已厌南中苦，鸿雁那从北地来。”这是初唐诗人王勃的《蜀中九日》。咸亨元年（670年）重阳节，客居西蜀的王勃与友人一起登玄武山遥望故乡，勾起了浓郁的乡愁，于是写了这首诗。诗句在语言上运用日常口语，浅近明白，通过描写重阳登高抒发心中思亲之情。

南宋范成大《丁酉重九药市呈坐客》中也有关于蜀地重阳登高习俗的记载：“莫向登临怨落晖，自缘羁宦阻归期。年来厌把三边酒，去此休哦万里诗。乌帽不辞欹短发，黄花终是欠东篱。若无合坐撑毫健，谁解西风楚客悲？”

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核心场馆，在古代，凤凰山是射箭场，亦名学射山，传说蜀国后主刘禅曾在这里学射箭。

射箭在成都历史悠久，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弋射图，描绘了战国时成都贵族弋射嬉戏的场景。元朝成都人费著的《岁华纪丽谱》称，唐宋时期，每年三月，成都的行政长官要率部下登凤凰山射箭，比赛结束后回万岁池举办晚宴，与民同乐。

在唐朝，成都女子也乐于在射箭场习射竞技。花蕊夫人《官词》云：“苑东天子爱巡游，御岸花堤枕碧流。新教内人供射鸭，长将弓箭绕池头。”描写了蜀官女子射鸭比赛的场景。杜甫也有诗云：“攀前才人带弓箭，白马嚼啮黄金勒。翻身向天仰射云，一笑正坠双飞翼。”“一箭双雕”的射术，可谓巾帼不让须眉。